

坦桑尼亚： 动物王国奇遇记

Adventures in the Kingdom of Animals

文 / 图：程萌

塞洛斯保护区的西南面，壮阔的江水流过地表。
The river in Selous Game Reserve.



坦桑尼亚是一个动物的王国，人只是匆匆过客，动物们才是享受森林、湖水、安逸和自由的主人。
Tanzania is known as the kingdom of animals. Visitors are only passers-by, while animals here are the real masters who enjoy the comfort and freedom of the life in forests and lakes.



矗立在翠绿花园中的酒店。
The Dar-es-Salaam Serena hotel in the garden.



草坪上晚宴所需的餐桌已摆放整齐。
The tidy dining tables on the grassland.

抵达坦桑尼亚前首都达累斯萨拉姆（Dar es Salaam）时，正是午后。这是我第 N 次来到非洲，带着一种重归的欣喜。驱车前往酒店，与司机闲聊，他告诉我“达累斯萨拉姆”在斯瓦西里语的意思是“和平之港”。而现在这座拥有 300 万人口的坦桑尼亚最大都市，正散发着强烈的非洲气息。

不到一刻钟的车程，宏大的达累斯萨拉姆塞雷纳酒店便出现在眼前。矗立于翠绿花园中的酒店在当地属于比较大规模的，共有 230 套房间，大堂高阔且房间面积也比较大，酒店后面的花园繁花盛开，宛如都市中的宁静绿洲。

晚餐时分，来到酒店一楼的海鲜餐厅 Jahazi，选了一份非洲特色的香辣海鲜杂烩汤。餐厅内的墙面上有展位，摆放着现代风格的水晶器皿，与非洲人物的肖像油画形成了有趣的对比。用肉汤、姜黄混合着椰奶制成的汤分量很足，香、微辣，有着一一种饱满的回味感，这或者就是非洲的感觉。主菜香煎红鲷鱼，配有水瓜柳、橄榄、番茄沙司，同样香醇可口。

飞向塞洛斯

第二天 10 点 40 分，我到达达累斯萨拉姆机场的一号航站楼，准备搭乘 11 点 30 分的小型飞机前往塞洛斯自然保护区（Selous Game Reserve）。飞机向西南方向，飞向塞洛斯自然保护区。从飞机上俯瞰，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这个 5 万多平方公里的非洲最大自然保护区的幅员辽阔。20 多分钟后，飞机降落在 Siwandu 简易跑道。在保护区内建设有一些简易的砂石跑道，一般就只有一条简易跑道，加上一只风向球。看起来条件十分简陋，但正是这样的跑道，将世界各地的旅行者送到像塞洛斯这样的秘境。

飞机继续飞行，俯瞰着大片的湖水镶嵌在这片原始的大地之上，然后分别在 Mtemere、Siwandu、Kiba、Beho Beho 等 4 个跑道上起降之后，最后才抵达斯台格勒峡谷（Stiegler's Gorge）的跑道。

丛林深处的营地

一辆来自塞洛斯豪华营地（Selous Serena Luxury Camp）的越野车已在跑道旁边迎候，一位持枪的护

卫让飞机驾驶员签署乘客抵达的确认单。

这是塞雷纳酒店集团在塞洛斯自然保护区中的一家奢华营地。半个多小时的车程中，我们不断地遇见羚羊和斑马。穿越在安静的丛林中，不时可以看到路旁悬挂有一面黑色一面蓝色的旗子，我好奇地问导游这为何故？他反问：“你知道丛林中的舌蝇最喜欢什么颜色吗？”我这才反应过来：这些是吸蝇旗，为了减少舌蝇对人的干扰。因为这种苍蝇最喜欢黑色和蓝色的物体，所以在这里最好穿沙土色的衣服。

抵达营地酒店，放好行李离开帐篷时，照例拉上拉链并锁好。这是很多年来非洲时就养成的习惯，因为整个营地酒店是没有围栏的，动物可以自由地穿行。在其他营地，偶尔会有狒狒到帐篷里寻找食物的状况，因为狒狒很聪明，如不上锁，它们会拉开拉链，将客人的行李翻得乱七八糟。

黄昏猎游

下午三时，一行人搭乘越野车开始驱车巡游。刚出酒店就遇到一群水羚，它们在路旁的丛林中聚集，见到我端着长焦镜头，都警惕地站住了，朝着我这个方向张望。我拍摄了几张，便赶紧把相机放下来。由于这个自然保护区的动物见人比较少，戒备心会比其他保护区的要强许多。导游告诉我，他们可能会以我手里端的是步枪。

尽管我放下了“摄影武器”，这些水羚还是以飞快的速度纷纷穿过了土路。草地上吃草的疣猪身上是茶灰色的，脸部长着两对疣，嘴部露出两对獠牙，眼睛细长，前面两个脚跪在地上。夕阳下，路边站着几只大羚羊，瞪着明亮干净的大眼睛。在不远处的树丛中，还发现了一只红喉鹧鸪。远处，一只狒狒正在吃着浆果，夕阳为它勾勒出一道明亮的光晕。

回程途中，一株高耸的猴面包树让人感受到非洲植物的强大与壮硕。在路旁草丛中，4 只狮子正在夕阳的余晖中懒懒地躺着。导游说在整个塞洛斯保护区内大约有 3000 头狮子，看见的几率相对也是比较高的。许多游客前往营地酒店，最关心的事情之一，就是可以看到多少动物，尤其是需要多久就可以看到狮

狒狒很聪明，帐篷如不上锁，它们会拉开拉链，将客人的行李翻得乱七八糟。



一棵巨大的猴面包树。
A huge baobab tree.



塞洛斯豪华营地的帐篷内配有浴缸。
The bathroom with bathtub in Selous Serena Luxury Camp.



夕阳西下时的河畔美景。
Sunset view from the riverside.

子等猛兽，而我第一次游猎就看到了。我寻思为什么这些狮子在黄昏时分不去捕食，导游说因为它们太饿了，已没有能量去抓捕了。这个回答让人倍感伤悲，如果连百兽之王都没食物吃的话，那整个自然界的食物链真的出现问题了。

回到营地酒店，已是日落后许久。晚间，由于房间内不使用空调，刚入睡时稍有些热，半夜时分起风了，就在周围各种动物的叫声中，沉沉而眠。

次日清晨，我在各种鸟鸣中醒来，在平台的边缘享用早餐。下面水池中的那两只河马已不见踪影，只有林中的小鸟鸣叫着，伴我慢食林中早餐。在非洲，这种林中早餐被称为“Al fresco”，这个词源于西班牙语，意为“户外”。在其他国家一般在夏天才可进行，因为需要适宜的温度和天气，而在这里，旱季时每天的气温在25度左右，十分宜人。那种无人打扰的宁静，恰是这个营地奢华的一个部分。

保护区 安享午后时光

早晨8点多，我们就驱车出发，开始又一轮的驱车巡游。两只蓝黄色羽毛相间的蓝颊蜂虎鸟在地上寻找食物，这种鸟身长约27~33公分，羽毛色泽十分鲜艳，飞翔的姿态优美，以食用蜂类为主，已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地面鸟类红色名录。

中午来到湖边的一片空地，在伞状的Tagalala树下准备野餐。那树的形状十分奇特，细密的树枝完全像伞一样平直地展开来，直径大约有8到9米，像是一把巨大的遮阳伞。舒服地在“伞”下眺望着湖边的景色，享用着午餐，安享午后时光。四周除了一些轻微的鸟鸣外，寂静一片。

继续驱车向东前往马库比湖（Lake Makubi），湖中栖息着不少的鸛鹬，它起起落落，好不热闹。当它们发现湖中的鱼时，就径直从空中直刺着扎进水中，连水带鱼一起吞进去，然后用喉囊将水过滤掉。远处的浅滩处有几个河马，还有一条鳄鱼，但这个小湖基本上是鸛鹬的地盘了。在岸边，四五只鸛鹬站成一排，嘴下面的大喉囊垂着在那里，愈发显得巨大，也更有喜剧色彩了。

我们驱车长途跋涉向塞洛斯保护区的西北方向。

远远地瞥见一片蔚蓝的湖，闪现在黄褐色原野的远方。驶近了湖岸，发现有一些枯干的树干，像是自然的雕塑品一样搁置在湖岸上。一群大象忽扇着耳朵从湖里走上岸边，像是一群海军陆战队员一样，向着我们的越野车而来。这是在塞洛斯保护区内的纳泽瑞克拉湖（Lake Nzerekela），湖水宁静，在午后反射着蔚蓝之光。这群野象转向了，潜入一片树林中去了。

导游介绍说，在1976年时，整个保护区内统计有大约10.9万头大象，当时是全球拥有大象最多的区域，但到了2013年整个大象的数量已锐减到1.3万头。其中大约有66%是在2009~2013年减少的。

在另一端的沙洲上，几只白鹭立在那里，它们白色的影子被投射到湖面上，湖水显得更加静谧。而在湖中，河马排成长长的队，仿佛是湖水中的一道分割符。

河马之战

第三天早晨，晨光清亮。早餐过后，我们继续驱车巡游，遇到成群的斑马在林间踏出阵阵尘土。长颈鹿在山岗上优雅地漫步，一只色彩斑斓的紫胸佛法僧立在枝头，这种鸟实在是太美了，湖蓝色的顶冠羽毛，紫色的胸部羽毛，翅膀以蓝色为主，兼有一些黑色，尾巴则是湖蓝和黑色相间，修长的身体，总长约

在38公分。车子驶近塞格塞湖（Lake Segese），湖的浅滩中漂浮着一些浮游植物，几只黑鹳在漫游，湖边大树上一只鱼鹰在休息，透过镜头，可以清晰地看到它无比犀利的眼神。湖边立着一只大白鹭在慢慢觅食，水草丰美，湖水的波纹组成了如诗歌般柔美的画面。

午后，我们转到塔嘎拉拉湖（Lake Tagalala），在一棵粗大的猴面包树下停住了。离地大约30米高的地方有一个树洞，看到有一个小黑点，端起长焦镜头的相机一看，哈，一只花豹！它正趴在树洞里睡觉呢。等了片刻，它醒了，开始活动起来，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，镜头里可以较清晰地看到它的两个长獠牙和舌头上的纹路。花豹是最难见到的野生动物之一，今天真是有幸在这样高处的一个树洞里看到。

穿过一片树林来到一块开阔地，散布着些低矮浓密的小树丛，一只大约在10岁的小雄狮刚睡醒，张

Tips:

概貌：塞洛斯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5.46万平方公里，建立于1922年，是非洲最大的自然保护区。这个保护区得名于英国的塞洛斯爵士（Sir Frederick Selous），他是早期的环保主义者。

1982年，这里由于动物多样性和蛮荒的自然风貌，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自然遗产名录。这里大象、河马、非洲野狗和鳄鱼的总数，据称超过非洲任何一个自然保护区或国家公园。尽管动物很多，但由于整个保护区的面积太大，动物的分布密度反而比坦桑尼亚北部的其他保护区要低些。

在此保护区内，没有人类定居点，也不容许建立永久的建筑物，只有在保护区的鲁菲吉河和几个湖区旁边，建立了一些高端的营地酒店。

在这里，旱季时每天的气温在25度左右，十分宜人。



黄昏光影中的羚羊。
The antelopes at dusk.



两只相互争斗的河马。
Two hippos are fighting each other.



大象列队来到河畔饮水。
A group of elephants come to the river.



优雅的长颈鹿。
Two graceful giraffes.

大了嘴，舌头上的纹路清晰可见。随后，在对面的小树丛中又发现了另外两只小雄狮。那两只也休息完毕，懒懒地起身而立，朝着对面迂回而去。对面的树林中，有几个大羚羊紧张地张望着，迅速地逃离了。

前面的草地上出现几只捻角羚，这种羚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身体上有大约10多条白色的细线，从背部一直延伸到腹部。它们的弹跳能力十分强，可以轻松跃过2米5高的障碍物。食物包括各种种子、茎块、藤蔓和落在地上的果实。青春期的捻角羚喜欢结伴而行，这几只捻角羚慢慢地跑到草丛深处去了，茅草拂动，长歌缓行。

驶回到塔嘎拉拉湖，远远地就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大湖中栖息着上百头的河马，还有一条条长达3~5米的鳄鱼在浅滩上等待着猎物。湖中的河马和狮子一

样，都是妻妾成群，一般是一只公河马和7~8只雌河马，还有众多的小河马，在水中围成一个圈子。另外一个家族的一只公河马不知道哪一根筋搭错了，游过来，试图调戏这个家族的一只“臣妾”，公河马发现后，立即扑过去，在水中和对手摆开了架势。入侵者的气焰十分嚣张，它先张大了嘴露出了长长的獠牙，还激起阵阵水花。这家的公河马沉默着，开始先忍着，见对方实在太无理了才开始反击，两只河马激起阵阵黑浪，双方的大嘴都碰到一起了。经过3个回合后，来犯之敌终于偃旗息鼓，将头浸在水里，这回轮到这家的男主人露出獠牙，以蔑视的眼神盯着对方了。

鲁菲吉河的惊喜

次日早晨，从斯台格勒峡谷跑道的东侧米佛莫河

木屋度假村（Selous Serena Mivumo River Lodge）营地下的江边直接上了一艘小船，开始了水中猎游，沿江而行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看整个生态环境。沙滩上有几条鳄鱼迅速地钻入水中，驾驶员艾索尔指着河岸上一面大约有3米多高的沙墙，从沙子里露出的几个蛋是鳄鱼蛋，这些是无法孵化出来的蛋。来非洲这么多次，还是第一次看到鳄鱼蛋，塞洛斯这个偏远的保护区再一次让我大看眼界。

鲁菲吉河向东，穿过斯台格勒峡谷，这个峡谷最深处超过100米，宽度也逾100米。鲁菲吉河总长度约为600公里，流域总面积约为17.7万平方公里，全部都在坦桑境内，起源于坦桑西南部，浩荡向东，注入印度洋，在马尔菲岛（Mafia Island）附近的马尔菲海峡（Mafia Channel）入海。

沿着安静的江面往下游走，几只巨鹭在水边飞过。巨鹭是世界上最大的鹭鸟，高约1.2 ~ 1.5米，翼展为1.8 ~ 2.3米，已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鸟类红色名录。还有几只红嘴的向蜜，而鱼鹰栖息在岸边的树上，一派沉静。一队河马涉水而过，打破了这种寂静，平时它们都是半潜在水中，站起身体的机会并不多，会发现它们身上的皮肤有不少划痕，应该是相互争斗时留下来的。

离开塞洛斯的时候是中午，飞机启程，与来时的路线不一样的，将继续向塞洛斯的西南面飞去，因为这条航线，我看到了塞洛斯西南部的地貌：很低的云层随意地涂抹着大地，开阔的地面上依稀的树各自站立，壮阔的江水蜿蜒出斑杂的图案，野性而华美。我在心里轻声地说：这就是魅力塞洛斯！📶